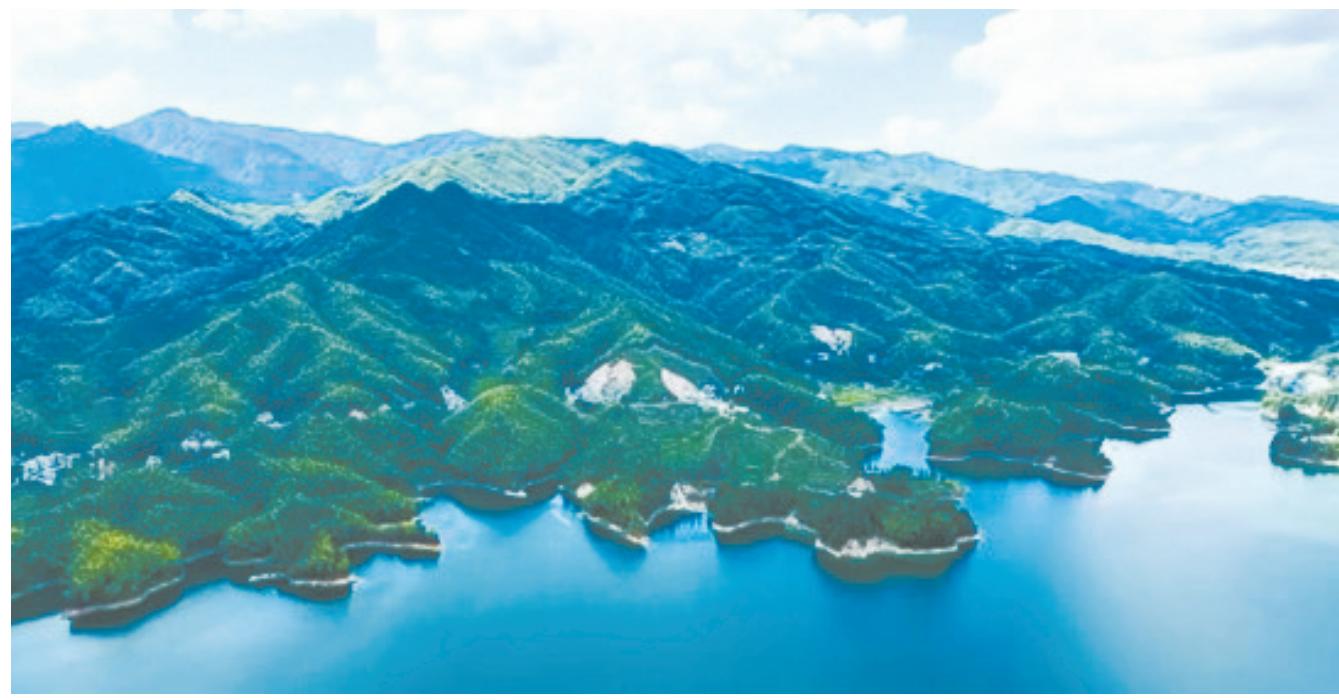


千岛泽国叠梦处

林日新



白云湖。

通讯员 摄

营筑于近岸的浅波之上,以枯枝围起一座玲珑的“水上浮宅”。它们在此安家,以无言的随意姿态,给这湖光山色投出一张最令人欣慰的信任票。

湖湾幽静处,一叶竹排正悄然滑出。排上亭亭玉立的一位身着靛蓝苗服的村姑,身姿轻盈娴熟,宛若湖上自然生出的精灵。竹排之上,簇拥着十来只鸟光油亮的黑山羊,神情自若,安之若素。

忽然,村姑嗓子一亮,一曲山歌便贴着粼粼水光,迤逦飞来:“竹排载满羊财梦,乡村振兴是重头……”歌声清脆,穿云度水,在山谷与湖面间宛转回荡着。

船驶入一处狭窄的水道,人称“一线天”。两岸峭壁如削,骤然逼近,蕨藓与古藤自石壁中迸发出倔强的绿意,天光被筛成丝丝缕缕的金线,在幽碧的水纹上轻轻摇曳。空气霎时变凉,浸润着苔衣与沉木

特有的古老的幽静气息。船工用竹篙指向岩壁某处隐约的痕迹:“看见么?那是我家屋场的墙基。修这湖时,白毛坪好几个寨子,都搬迁了。”我心头蓦然一紧。安土重迁呀,眼前这极致的仙境,原来是多少苗家人搬离了世代歌哭栖居的“旧巢”,将祖先血汗浸润的田垄,萦绕着炊烟与童谣的木楼,永远地沉入了这数十米深的碧波之下。这湖光山色间,沉淀的岂止是岁月的苔痕?更有一份沉甸甸的、属于人的割舍与奉献。

驶出“一线天”,豁然开朗,“苗乡千岛湖”到了。两百余座翠岛星罗棋布。近岛水域尤澄,水下可见昔日山峦的冠盖,树影森森仍保持向天挣扎的姿态,枝叶间小鱼悠然穿梭——生命在此以另一种形式庄严绵延。林梢一只松鼠正腾跃松枝,长尾如鸡毛掸子,黑眸似浸水墨玉,机灵流转。

这里是1910种野生动植物的家园。2020年冬,志愿者于此拍摄到红头潜鸭,为湖南羽族名录添上新彩。这不仅是发现,更是生态润泽、万物归附的明证。

船工说,自2000年起,每年春夏皆有休渔期;2012年取缔了所有餐饮画舫,油污绝迹;每年春水涨时,万千鱼苗被迎入碧波;环湖第一重山脊全面封山育林,只为涵养这至清之源……言谈间,一艘悬挂“巡护”旗的轻艇驶过,艇上青年身着“南山国家公园”衣装,含笑挥手。

日轮渐西,柔和的鎏金缓缓镀上湖面、山峦与岛屿的轮廓。返航了,回望处,暮霭再起,丝丝袅袅,宛如大地匀停而深长的呼吸。远处苗寨,已有炊烟数缕,袅娜升腾,那质朴的烟痕,与天际铺陈的瑰丽霞彩交融互渗,织成一幅亦真亦幻的苗锦。

雾气渐渐散去,可以登舟了。舟是寻常的机动篷船,掌橹的是一位苗族老人,面庞黧黑,皱褶里镌刻着山风与湖波共同书写的年谱。船身推开琉璃般平滑的水面,缓缓驶入一幅正在无尽舒展的丹青。

水很清澈,清澈得令人疑心它的真实性。

水草如妙龄女子裙裾的流苏,柔曼地曳动;一尾青鱼倏然闪过,恍若一管灵动的丹青笔锋,将沉入水底的日影,搅碎成满湖流动跳跃的碎金。船工寡言,默然俯身,以杯舀水递给我。碧水入口,清甜中带着冰雪般的凛冽,仿佛能将心肺间积年的尘浊一一涤荡。

正出神间,一阵“嘎——啾——”的清唳自头顶飘然而逝。抬头,数行鸟阵正飞过林梢,在湖天之间自由地挥洒着灵动的墨迹。

我出生在山村,童年时常穿梭于山林,在树的枝杈间见过无数奇异的鸟巢,然眼前景象尤为奇特:数只野鸭,竟将巢

地铁里的泪光

姜卓

上周六清晨,为带孩子去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复查视力,我们把早餐搬上了车。我握着方向盘,趁等红灯的间隙狼吞虎咽,一口烧卖一口粥,匆匆填饱肚子。妻子和女儿坐在后排,轻声聊天,吃着早餐。

聊到兴头,妻子说女儿穿什么衣服都好看,皮肤又嫩,像个小天使,我颔首应下。女儿忽然皱起小眉头,笑着反问:“那你为什么不写我的作文呀!”我被她较真的模样逗笑,轻声解释:“爱崽,爸爸早写过啦。2019年你3岁时,我写了篇关于你的小文,还写了爷爷奶奶、妈妈和我自己,发在《雨湖文学》公众号上呢。”女儿的眼睛瞬间亮了,像盛满了星光,她挺起小胸脯,一脸沾沾自喜地说:“那你等下读给我听!”我笑着点头答应:“好,到地铁上就读。”

驶入潭州快速路后,12分钟车程抵达了湘潭北站。停稳车,我们便快步往站内走去。过安检时,我出示了退役军人优待证,女儿则高高举着学生公交卡,还好奇地凑到我身边,眨着眼睛盯着证件看了两眼。随后,我俩挽着胳膊走进了绿色通道,享受长株株城市群“免费乘车”的优待政策。

接着,我们乘电梯到负一楼换乘3号线。刚在车厢里找好位置坐稳,女儿就迫不及待地扯了扯我的袖子,娇俏地催道:“爸爸,该读文章啦!”我含笑应允,连忙打开公众号,翻到那篇《晒出我的幸福》。妻子适时递来一副耳机,轻声说:“用这个听,方便,也不影响乘客。”我赶紧把链接转发给妻子,转头便看见女儿乖乖地把耳机戴好,小身子坐得笔直,一双眼睛亮晶晶的,满是期待的光芒。

车厢里的乘客渐渐多了,窗外的风景快飞向后掠去。我偶尔转头看向女儿,她比平时坐得安分多了,聚精会神地倾听,格外专注认真。耳机里不时传来女儿亲切又贴心的“爱爸爸,抱,抱……那是3年前,我咿呀学语的念叨。”可再转头时,她却悄悄低下了头,肩膀微微缩着。我还以为她困了,小声说:“宝宝要是累了,靠在爸妈肩膀上睡会儿。”她没应声,头埋得更低,还往妻子身边靠了靠。

我心里微微一怔,弯腰凑过去看,这才发现她眼眶红红的,泪水湿润了眼睛。“宝宝,怎么了?”我刚问出口,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,滴在牛仔裤上,点点湿痕。她咬着嘴唇,连抽泣声都压得轻轻的,生怕被周围乘客看到。我和妻子几乎同时伸出手,一左一右将她搂进怀里。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,妻子忙从包里抽出纸巾递到她的小手里。我们贴着她的耳边轻言细语,柔婉地安慰着,哄着。

足足10分钟,女儿的哭声才慢慢低了下去,紧紧攥着我衣角的手也松了几分,我俯身温柔地抚摸着她的额头。原来在这篇亲情小文里,特意记下了她3岁时踮着脚尖追在我身后,奶声奶气地喊着“爱爸爸,抱抱”的细碎过往。

这些被时光封存的温馨片段,竟让如今9岁的她,忽然读懂了字里行间那份沉甸甸的父爱。

地铁列车还在向前跑着,女儿眼角的泪还没干,我从那一抹泪眼里,看到了她藏在心底的细腻与善良。这时,地铁的报站广播声缓缓响起:“前方到站,湘雅站。”灯光透过车窗徐徐洒在她带泪的笑脸上,那一刻,我和妻子感到特别温暖幸福。

汉诗新韵

湾

何周彤

六岁的光阴里,家是杨梅湾的轮廓。

爷爷书房的宣纸味裹着墨香,妈妈床顶的蜘蛛,守着春晚的播放。

总爱停在回湾的最后一道拐角,推开窗,风里飘着泥土与草木的清冽。

望见爷爷赤足踩在田埂,草帽微微颤抖,笑纹里盛着暖阳,朝我们挥着手。

八岁时,指尖在百度与导航的屏幕上反复滑动,总疑惑,为什么搜不到杨梅湾?

路边广告牌霓虹闪烁着:“有爱便有家。”

原来每个人的家,都是藏在心底的秘境。

“爷爷,为何叫杨梅湾呀?”

“爱孙啊,从前那门口有株杨梅树……”

十一岁,噩梦总缠着床沿,梦见亲人的离去。

妈妈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,轻声说:“爷爷奶奶身子硬朗着呢。”

此后,夜色里便少了年幼无知的泪。

十三岁,当时总不理解,为何要给逝者拜年,为何要烧漫天纸钱?

总笑大人们愚笨,黄土之下,怎能听见呼唤?

风掠过坟前的狗尾巴草,摇摇晃晃。

如今想对当年的自己说:只因那时,你还未失去挚爱之人。

十六岁,高中校园的风里,常飘着别离的叹息。

同学家中的老人相继远行,我笨拙地打探归期,心里默默数着:

还能与爷爷相守多少年?

十八岁,才懂“逝者已逝”是说给生者的慰藉。

原来我不怕鬼,只因想再见他一面。

爷爷,我要告状:

星星又贪食垃圾食品,奶奶总不肯好好吃饭,舅舅的烟瘾仍未断,你亲手种的菜地,已被时光翻平。

哦——

原来爷爷早已不在人间。

你看妈妈哭得双肩颤抖,手中的蜡烛被风

熄灭,是你来看我了吗?

是不是心疼我红了的眼?

再回杨梅湾,山依旧巍峨,水依旧幽深。

仿佛爷爷正透过我的眼眸,最后凝望这方故土,把山河草木都刻进记忆。

我终于懂了他的眷恋,是藏在岁月里的执念。

早知道一个月前的微笑是最后一面,我该认真道声:“爷爷,晚安。”

灵堂里人声鼎沸,我在人群中寻寻觅觅,你是不是也在暗处偷看?

棺材那么厚,你是不是听不见我们的呼唤?

你坟头的火烧得正旺,烫得我脸颊发烫,这算不算你最后的拥抱?

若倔强的你看见舅舅、妈妈与奶奶嘶哑的哭喊,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执拗?

坟前的狗尾巴草长得老高,恰好留了一道缝隙,能望见回家的路。

爷爷,你可知晓?

你的痛苦止于离别,而我们的痛苦,蔓延在往后每个日夜。

杨梅熟透了,落了满地,从此杨梅湾,再无杨梅,再无你。

人的一生有两次长大,一次是生理的蜕变,一次是心理的觉醒。

妈妈与舅舅,在离别后真正长成了大人。

又经过那个熟悉的拐角,回头望去,再也没有偷偷抹泪的身影。

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,带着空荡的车位,离开杨梅湾。

湾还在那头,

风带着宣纸的墨香,

田留着赤足的温凉,

杨梅树的影子,斜斜映在旧窗。

我在这头,

揣着未说出口的晚安,

望着你曾凝望的山头,

原来思念从不是空荡荡的——

你在湾的骨血里,

我在你的念想里,

岁岁年年,

遥遥相望。

小楼旧事

黄黄曼

我离开江西高安市筠西老街很多年了,但在那里生活的点滴却清晰如昨。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温暖而美好的日子,如今仍让我念念不忘……

那年,我和爱人李哥刚结婚,搬进了他筠西的宿舍。那是一座连排的独立小楼,共6套,旁边的5套都住着几位老干部。

我们住的小楼在最东边,是个带了天井和平台的小二层。这样的住宿条件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够奢华了。要知道,那会儿的小青年大多住集体宿舍,共用浴室和厕所,结了婚勉强能混个大间就算不错了。像我们这样楼上楼下,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光卧室样样齐全的,当真是运气太好了。因为住的两个同事还是“光棍”,除了他们自己的房间外,其余的我很“自觉”地霸占了。当然,他们也把我的嫁妆当作他们的共同财产,比如我的洗衣机、我的电视、我的冰箱、我的锅碗瓢盆,包括我做菜的手艺。

小楼刚好在党校脚下,依着党校的山丘而建,山上野花野草众多。春天一到,各种花草便轮班疯长,热闹极了。先是蓬蓬的枸杞藤从山头上沿着土墙倒挂下来,抽了嫩芽,长了新叶,越长越厚蔓延开来,竟成了一堵绿墙。然后野蔷薇也开了,一丛丛,长在我的墙根底下,热烈泼辣,深深的刺儿,一不小心,就拽了路人的裤脚儿。金银花不甘寂寞地盛放了黄的白的小朵儿,花儿一簇簇的,有的顺着电线杆儿开到了半空里去,有的攀进我的阳台,在我的窗子外头显摆。我却常做些大煞风景的俗事,这些娇娇艳艳的花儿草儿

常成了我的盘中餐。枸杞苗炒鸡蛋、清炒栀子花、小蒜炒饭、荠菜饺子、荠菜粥,吃得两个“光棍”再也不肯上食堂,一到饭点就扯着我老公往家跑。在他们不遗余力地造势下,我家的饭桌越开越大,大小食客们流连于我的灶前,热闹非凡。当然,作为矫情爱作的“小资”,我时常也会搞点小浪漫,晒个金银花泡茶喝,扯几根狗尾巴草编个手环脚环,剪了蔷薇的刺藤做个花环,红彤彤亮晶晶的枸杞摆成两颗同心,把老公感动极了。我还折了邻居家的腊梅,因为它的枝条倚在我的天井上头,香气勾得我神魂颠倒,我便主动把它归入了我家。我用花朵做了个戒指、做了个胸花,走出去一身的香。

儿子刚出生那会儿,我的父母欣喜若狂,日日往小楼跑,白日里来看一回,晚上还要跑一趟。父母家离得虽不算远,但要穿过全城地势最高的党校,上坡下坡都是几十级的高台阶。那会儿他们还年轻,来来回回不知疲倦。有一回遇上大雪,党校的后门锁了,他们竟从围墙缺口爬了过去。刚出生的小娃儿打个哈欠伸个小手都惊艳得好似人间奇迹,他们欣喜地围着小孩子,一声一声惊呼,一声一声乖乖宝宝,儿子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,快乐无忧地成长……

筠西老街是小县城最老的一条街,承载了无数高安人的记忆。它被拆于5年前,但我每次经过那一带时,依然忍不住地驻足。小楼里的日子鲜活活泼的,仿佛就在昨日,但是却永不再回。

了多年的心,竟被她这句话轻轻拨亮。

她主编内刊《蓄势》时,让我帮着看稿。那是沙里淘金的工夫,几百篇来稿堆满了桌子。她眼睛熬得通红,还在一字一句地斟酌。有一回,为一位年轻作者修改几首短诗时,她反复掂量几个动词,调整断句的位置,直到夜深。最后,她搁下笔,长长舒了口气:“这下味道对了。”后来,那组诗登上了大期刊。

海燕的生活里不只有文学,她习书法,临字帖;侍弄天井里的花草,兰花开时,香透半条走廊;她还会自己裁剪、缝制衣裙。她说,文人不能只活在纸面上,“得有丰富的生活”。她的足迹也从不限于一间办公室。她时常在望城的街巷与田埂间行走,张罗着“作家走乡村”的事,她说,笔杆子的根,得扎到最深的泥土里去。

日子久了,我们之间便有默契。她思维活,点子多,说起活动构想,语速快得像雨点。我便总是在手边备着本子,将她那些迸溅的星火一一接住,理清,铺展成踏实的计划。

许多个黄昏,我们讨论文学忘了时辰。窗外夜色很重,淅淅沥沥下起雨。我知道她常因修改稿子废寝忘食,便偶尔从家里带一盒温热的清汤。她接过去,手有些凉,抬起脸微微一笑,倦容里透着暖意。然后我们各自撑开伞,走进迷蒙的雨雾里。脚步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响起,一前一后,像文章里自然停顿与衔接。

此刻,当我写下这些字时,八角楼正沉浸在夕照里。她窗口的灯大概已经亮了起来,暮色中,温黄的一小块,映着她伏案的侧影,静静的,像一幅安详的木刻画。

(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、长沙市望城区作家协会主席。)